

曹旭 主编
六朝文学研究丛书

任昉与南朝士风

杨赛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曹旭 主编

六朝文学研究丛书

上海古籍出版社

任昉与南朝士风

杨赛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任昉与南朝士风/曹旭主编. 杨赛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12

(六朝文学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5325 - 5969 - 5

I. ①任… II. ①曹…②杨… III. ①任昉(460~508)一文
学研究②任昉(460~508)一人物研究 IV. ①I206.2
②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25136 号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
上海市人才发展资金资助**

六朝文学研究丛书

任昉与南朝士风

曹 旭 主编

杨 赛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网址: www.guji.com.cn

(2)E-mail: guji@guji.com.cn

(3)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上海颀辉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4 插页 6 字数 302,000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800

ISBN 978 - 7 - 5325 - 5969 - 5

1 · 2371 定价: 48.00 元

文章緣起

梁博昌任

昉彥昇撰

明嘉興陳懋仁無功

書

歙方

熊望子集補註

邵武徐

翰小勿校刊

六經素有歌詩詠箴銘之類尚書帝庸作歌毛詩三百篇
左傳叔向貽子產書魯哀公孔子誄孔悝鼎銘虞人箴此
等自秦漢以來聖君賢士公著爲文章名之始故因暇錄
之凡八十四題聊以新好事者之目云爾

魯莊公誄縣賁父在哀公前

邵武徐氏刊

《六朝文学研究丛书》总序

曹 旭

六朝，是金粉东南的符号；六朝，是诗性文化的象征。

六朝，如异色的花，以建康为中心的蕊，绽放出东吴、东晋，然后宋、齐、梁、陈地开了又谢，谢了又开，开了四百年到隋唐。

所以，有人就以“六朝”指代“魏晋南北朝”，忽略地域，而用时间概念；本《丛书》所称“六朝”，即为其例。因为“魏晋南北朝”虽然全面，但称呼起来太麻烦，不如“六朝”二字简约、灵便，像六朝小品一般隽永。也可以说，这四百年的文化历史，“魏晋南北朝”是其正名，“六朝”就是别称吧。

我想重绘六朝的历史地图，浏览文学金粉剥落的壁画。参加曹氏父子的公宴，让所有充满个性的魏晋人物走出《世说新语》；在筑了又圯、圯了又筑的建康城墙下驰马。

文学，也是一株植物哩，它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有自己的呼吸和生命。中国文学，便是这样一个鲜活充沛的生命体；人和文学的关系，就像一个人的成长史。

先秦是文学的萌芽。人和文学的关系，是无忧无虑、两小无猜的孩童时代，一切都在美丽的朦胧之中。

两汉有了自主意识，知道要好看，有文采，便想方设法地打扮自己，头上戴的，身上穿的，以装饰为美，过分为美，弄得金翠满眼，珠光宝气，汉赋就是例子。

2·任昉与南朝士风

六朝文学变成青年。模样更俊俏,眼角更分明,人与文学开始初恋。骑马的时候,采莲的时候,宴饮的时候,赠答的时候,觉醒的时代,觉醒的人,懂得了诗、赋、文学和他自己生命的关系。

唐代是人和诗歌举行婚礼的时代。文学变成新郎、新娘。凡是读过唐诗的人,都目睹了婚礼壮观的场景。看到恢宏的气势,听到震撼的军鼓,沸天的歌吹;诗人如云,众星拱月,李白、杜甫坐在当中,饮酒、掀髯、谈诗。

宋诗是人与文学婚后的回忆。越回忆,越理性;越回忆,细节越多,越清晰难忘,耐得起咀嚼,苦茶一般有味道。

元、明、清诗是人与文学婚后的一大堆杂事:生孩子,做家务,洗尿布;那是一个夫妻吵架、邻里纠纷的时代;虽有绝妙好诗,但各种各样的诗观,各种各样的诗说,各执一词的理论更多。

人的一生有很多阶段,精彩纷呈。但初恋仍然是大多数人生命里最甜蜜、最痛苦、也是最难忘的时期。这就是六朝文学的特点——

曹刘公宴,阮籍咏怀,陆机拟古,潘岳悼亡,左思咏史,郭璞游仙,孙、许玄言,陶潜田园,二谢山水,永明声律,梁、陈宫体。

那是一个活着的时候唱“挽歌”,暂住几天要“种竹”;路走到尽头会“恸哭”,择婿之美在“坦腹”的时代。在政治松懈、道德涣散、人性张扬的社会里,你在路上走的时候,到处可以遇到“礼岂为吾辈设”的狷介,“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的执着,喜欢喝酒、服药、行散,“乘兴而往”、“兴尽而返”的真率。

那时候,一切都朦朦胧胧地隔着距离:文、笔、札和文学隔

着距离,情、事、意和语言隔着距离,声调和诗律隔着距离,玄言清谈和审美隔着距离,人体美学和诗学隔着距离。正因为有这些距离,文学才变得陌生,变得妙不可言。

在六朝诗歌探险的小路上,布满歪歪斜斜的脚印,不确定的因素,有时会往后退。在前面举火把的人每每会问:

现在的诗歌,是言志,还是缘情?是感物,还是体道?现在的风气,是人物品评,还是诗歌品评?

一切都在摸索,一切都在试验,一切都是“初体验”,所有的类型写作都是“第一次”。

初恋的六朝,虽然为唐代的婚礼做准备,但恋爱本身也是目的。可以说,六朝初恋的诗美,有时比唐代结婚仪式上感受的还要多。

从文学的内部看,文学是“人学”,也是“情学”。中国文学在不同的时代,“情”和不同的美学因子结合,演变出不同的文学特征。

先秦两汉是“情”和“志”的结合,成为“情志”,或称“志”,所谓“诗言志”。六朝是“情”与“性”结合,所谓“吟咏性情”。唐代是“情”与“景”结合,唐诗最大的好处是情景交融,境生象外。宋代是“情”与“理”结合,因为“情理”而有宋调。至元、明、清,“情”与“趣”结合,“情趣”是小品的神髓。但我以为,“情”和“性”,是人生里最本质的东西。

时代发展,文学相衔:六朝播种,唐代收获。

从李白那么深情地赞美谢朓,赞美鲍照,把自己看成是他们的继承人,就可以知道唐人和六朝人的关系。唐宋许多风俗习惯的形成,都是对六朝既定生活的继承;在唐宋诗词里被虚拟化的典故,不少都是两晋人真实的故事。唐朝人刘禹锡

4·任昉与南朝士风

说：“行到南朝征战地，古来名将尽为神。”隔着时间，六朝人的真实生活，被虚拟成唐朝人的精神财富。

宋代的理性与两晋异中有同，苏东坡的才无施不可和知识分子气，喜欢居有竹，都受东晋王子猷的影响。如写精神不可一日无寄托，夜间找朋友晤谈，苏东坡言简意赅的《记承天寺夜游》，让人有点破生活的震撼；而出了四个成语的《世说新语》王子猷“雪夜访戴”，则形神超越，成为中国文学中的逸品。

在两篇类似的小品里，苏东坡是“随缘”，王子猷是“任诞”。如果说，宋人的“随缘”，是情的“内敛”，那么，六朝的“任诞”，便是情的“外拓”。宋人的精神，与六百年前的两晋遥遥相接。

在中国思想史上，六朝的魏晋与战国、晚明、五四都是思想大爆发的时代，中国的哲学与宗教、历史与文学、中国人的文化精神，都在这些时代得到涅槃。文学的火凤凰，也在六朝翩翩起舞，美轮美奂。

文学是感情的结晶，活的生命。文学研究，应该是“特殊的”科学研究，除了像研究历史、哲学那样靠文献和理论，还要凭感觉，要感情投入。以前说文、史、哲不分家，那是就文化生态说的。具体研究的时候，应该与哲学研究、历史研究有所区别。

区别在于，研究文学，既要有研究历史、哲学的“理性判断”，同时要倾注人的“感性判断”；除了要进行“价值判断”、“历史判断”和传统的“以意逆志”，更应该“以心传心”，用生命去体验，去领悟，去感受，这是文学研究的前提和出发点。

缺少“感性判断”的研究，把文学与历史、哲学、天文学、

地理学等同起来的研究,是把活文学弄“死”,意义丧失大半的研究。

由此想到,二十世纪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陈寅恪的“诗史互证法”。他们为文学研究拓疆开域,引领向上的一路,树立楷模而与日月共辉。但是,“二重证据法”也好,“诗史互证法”也好,还都不是文学研究的最后目的。

在“二重证据法”、“诗史互证法”以后,把文学的每一首诗,每一首词,每一篇文章都当成活的生命体,以“感性判断”介入“理性判断”,让“审美判断”联手“历史判断”,让它们共同参与,互相诘难,最后趋于一致,得出全面的结论,应该是二十一世纪文学研究中重要的思想方法和研究方法。

虽然文学研究都要用生命去体验、领悟和感觉,以心传心,但不同时代的文学,有不同的语言,不同的生命色彩,要有不同的体悟和感觉。六朝文学研究,要把握六朝人的情绪,感受六朝性灵的脉搏,找回人与文学、人与诗歌初恋时新鲜的感觉。

于是,想编一本刊物叫《六朝》。

刊物没有编成,却编成了《六朝文学研究丛书》。用的正是这样的性情,这样的体悟,这样的思想方法和研究方法。

《丛书》的作者,多数是我的学生。这些著作,基本上是他们的博士论文修订而成的。

我和学生一起读书。每年秋高气爽的九月,我们的学术团队里就会多几个“素心人”,于是,奇文共赏,疑义相析,日夕探讨,如切如磋,生活成了诗意的栖息。

在六朝文学研究领域,我有许多想做的题目,没有时间做,他们做了;有许多解决不了的问题,他们解决了。

现在,博士忽成行,俨然敬师执。这令我感到快乐,并使我领悟到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六朝文学研究风云际会,国际、国内有很多卓有建树的大方之家。而本《丛书》的作者,则是俊彦之士,后来之秀,是渴望驱驰,渴望在学术上建功立业的年轻人。我完全有理由相信,他们的六朝文学研究,将会出现望路争驱、风靡云蒸的局面。

感谢上海古籍出版社,愿意出版这套《丛书》;感谢赵昌平、王兴康先生,特别是具体负责的高克勤、曹明纲先生,为这些年轻的新锐,提供了驰骋的平川。

相信,《丛书》中的任何一本,都有六朝特色——人和文学“初恋”的悸动——一种六朝文学风流的“初体验”。

2005年5月于上海樱园梦雨轩

序

曹 旭

人生是一场梦，六朝人梦最多，因为六朝最敏感、最柔弱、最具有诗学的因素——任昉就是因梦而生的。

据《梁书》本传说，任昉的母亲裴氏，“尝昼寝，梦有彩旗盖四角悬铃，自天而坠，其一铃落入裴怀中，心悸动，既而有娠，生昉。”故任昉幼而好学，早知名。

杨赛学弟也是怀着梦想，从湖南来到上海，在六朝城墙下安营扎寨的；他聪颖好学，善于模仿；硕士阶段受教于湖南师大，是辞赋研究名家郭建勋的弟子，能用骈文记笔记，无论这些笔记是否经过他事后的修改，都令我惊诧不已。

我很羡慕中国现代文学中胡适、鲁迅、郭沫若、闻一多、朱自清等人能研究、能翻译、能创作的传统，深感现在学术界思想狭窄，分工太细，过于单一，弄得能研究就不能创作，能创作就不能翻译，能翻译就不能研究。于是想身体力行，在研究的同时尝试写一点诗和散文，翻译一点日文书籍，并希望我的学生也继承下去，大家一起建造二十一世纪的新景观。而杨赛学弟就是能研究，能写作，诗、散文、歌词都写得很好的人，我很喜欢。

古典文学研究各领域有点厚此薄彼，古往今来，六朝大都被忽视，最被忽视是齐梁。齐梁人中，任昉和他的《文章缘起》的研究几乎是一片荒地。

垦荒固然艰难，但令人激动。他在选择这个题目以后的

激动,超过了想像中的艰难。我参与了蓝图的规划,提供了一点种子和化肥;他开始探索、发现,驾着简陋的车,去开辟山林。

任昉与沈约并称“沈诗任笔”。“沈诗”,现在的研究多起来了;而“任笔”,许多人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其实任不仅有“笔”,也有“诗”。“任诗”代表了齐梁时期另外一条诗歌革新路线,在永明诗歌革新方面也有突出的贡献。

任昉还是南朝一流的志怪小说家,因为现在流传的《述异记》本子不好,错讹甚多,被人误解,研究的人也很少;任昉又是齐梁时期一流的目录学家、地理学家,因为著作的佚失,知道他这方面成就的人也不多。他写的《文章缘起》,是第一部专门的文原学著作,对齐梁时期的文体学产生了巨大影响,唐宋元明清的诸多文体理论家,都受到他的深刻影响。但由于四库馆臣认为《文章缘起》是伪作;致使后人一直没有认真关注这本著作的价值。作为宋、齐、梁三朝著名的文学家、地理学家、小说家、目录学家、政治家、学问家,他对南朝的社会生活、文化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任昉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我以为,本书做了以下六方面的工作:

一、利用上海图书馆珍贵家谱文献,排比正史相关资料,考订了任昉的世系、称号及其与当时士大夫文化的关系。任昉出身清显,祖上是山东乐安郡博昌县的世族。晋东渡以后,在南兖州侨置了博昌县,即今天的扬州。任昉的母亲为闻喜县裴氏,也是山东巨族,他与文惠太子萧长懋、竟陵王萧子良、裴子野等是从中表。任昉从小就受到贵族们的赏识,有很高的声誉。

二、以任昉本传和文章为线索,结合其他相关历史记载,采用文史互证的办法,考订了任昉的仕履;并以任昉的交游活动为线索,考订当时文人集团交往的情况,对绝交论提出新解。揭示任昉利用自己的影响,提拔和培养了大批出身低微的后进文士,这些文士对梁代的政治改革和文学革新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任昉一生的交游,促进了南北家族的融和,加强了名教与隐伦间的沟通,推动了学术的发展,推动了诗体的革新,这是很有新意的。

三、作者考述了任昉与目录学风气的关系。任昉是很有成就的目录学家,他从十六岁就做了学官,开始抄录书籍,直到他死在新安任上,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他搜集了一万多册书籍。钻研目录,梁建国初期,他受命搜罗书籍,并编写了《天监五年秘阁四部书目》,对后代书目有开创之功。

四、对《文章缘起》的考订。任昉的《文章缘起》,总结了汉代以来文章别集和总集的编纂学成果,吸收了佛教的缘起思想,归纳了八十四种文体,并一一道出其本原。对清人认为它是伪作的四条证据,作者考察了“文章”、“缘起”、“始”的含义,并举出六条证据,说明今本《文章缘起》大抵是任昉当年所作的原貌。

五、清理了任昉的诗系。作为齐梁诗坛一个代表性的诗人,任昉诗的显著特征是用事。根据《诗品》和《南齐书·文学传论》提供的线索,考出齐梁时期深受任昉影响的一个诗派,包括谢超宗、丘灵鞠、刘祥、檀超、钟宪、颜则、顾则心、王融、刘绘、丘迟、刘苞、刘孝绰、王僧孺等人,揭示沈约和任昉所代表的,是自宋以来五言诗革新的两种思潮,和六朝文学革新的两种趋势遥相呼应。至梁代后期,这两股思潮合二为一,终

于引发了宫体诗从内容到形式的崭新革命。研究任昉诗系在今天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六、系统地探索了“任笔”。“笔”的概念,在南朝用得很大,但意义却含混不清。作者将笔放到言笔、刀笔、诗笔和文笔中加以厘辨,知道笔是指书面语言、历史与公文、诗以外的一切文字。结论是,任笔是与任诗相对的概念,它涵括了任昉作品中除诗歌以外的所有文体。任笔的叙事和说理功能很强,有很强的感情色彩,使事用典形式丰富、恰当自然,行文缜密、委婉自如。任笔的风格受到傅咸、王俭的直接启发,并对北齐魏收、陈代的庾信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从骈文发展史的角度来看,任笔是由宋代过分追求对偶用典的骈文发展到陈代的徐庾体的转折点,对推动骈文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作者采用考论并举、文史互证的办法,以《梁书》、《南史》任昉本传为基本线索,对史志、类书、总集、别集、家谱中的相关史料进行分级和分类,先根据可信度较高的史料理出史料的先后顺序,编订出任昉年谱,然后将史料分类编排,在比较史料异同之中考订史料的真伪,纠正史料的错讹,并说明它们为什么会相同,为什么会不同。作者善于抓住任昉研究所涉及的难点、疑点、热点问题,层层开掘,每一个结论,都建立在扎实的考订与严密的论证之上,令人信服。不少地方,填补了任昉研究的空白。

相信此书的出版,将为南朝任昉与士风研究,树立起一座界碑。

前言 南朝烟水中的任昉

如果要体验汉唐,那就去西安,在大唐芙蓉城的灯影里、在法门寺的金光大道上,臆想盛世的浮华;或是在夕阳西下、荒草虫吟中爬上茂陵,感受那份沉寂千年的落寞。如果要眺望南宋,那就去杭州,在西湖码头边打捞一代衣冠的倒影;或是去宁波,在东钱湖畔追踪公卿大臣们残留在神道间的足音。如果要窥探南朝呢,那就去烟水古都南京,于晨钟暮鼓之中,登上石头城,山围故国,潮打空城,临风怀想朱雀桥边、乌衣巷口那段悲欣交集的岁月。

你看,那宋齐梁陈的帝王,流星般地在历史的长空里闪烁,熄灭了一盏,又点亮一盏。那一篇篇冗长的本纪,每翻过一页,就翻出一片残忍与血腥。士子的婚姻、仕途、交游、创作,乃至生命都在南朝政治倾轧的浪尖上飘摇。

任昉是一扇窗,透过任昉,我们观照到南朝士人的心灵深处。

任昉的父辈,本是兖州乐安博昌的世族,随晋文帝过了长江,侨迁到南兖州扬州,从风尘漫漫的北国移居烟水葱郁的江南。一个侨字,浓缩了北族数百年的辛酸。他们把内心深处的情结小心翼翼地隐藏在名字当中。任昉,字彦昇,小字阿堆。“昉”是齐语,寄寓着北地士族柳絮般弥漫的乡愁。“彦”是美士,寄托着南朝士子对魏晋名士风流的追慕。“堆”是南方俗字,饱含着家人对晚辈一鸣惊人的厚望。

2·任昉与南朝士风

任昉，孝友纯至，幼而好学，在长辈们的期许中成长。十六岁即步入仕途，做地方官的主簿，做朝廷的见习生，做将军府的文书，上太学，考秀才，判刑狱，校典籍，在刘秉、刘景素、王俭、萧子良、萧衍等人的幕府里流转，在刘宋、萧齐、萧梁的政治漩涡中浮沉。他的每一个脚步，都踩在南朝士人辗转错乱的车辙里。

任昉一生贫困，禄不代耕，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却聚书万卷。终其一生，任昉都在聚书、抄书、编书、校书、研书。书，是他的安身立命之所。书，把他和刘孺、徐勉、刘之遴、江革、张绾、殷钧、萧琛、何宪、崔慰祖、沈约、孔休源、王僧孺、吴中陆氏等众多同道聚集到一起，在充满江南意蕴的山水间，吟诗作文，疗饥疗俗。

任昉研习了刘向、班固、挚虞、荀勖、王俭等人的书目，四部七略，烂熟于心。他受命搜集遗书，将散落的齐、梁故籍抄在秘阁，继而进行编目和整理。他在目录学上的功绩，屡屡被后人提起。

任昉在陆澄的基础上，编就《地理书》、《地记》两部书，将南朝地记搜罗完备，是南朝地记的集大成者。任昉将地方人物传记辑录起来，是杂传的专家。

任昉的《文章缘起》，是南朝三部代表性文章学著作之一。钟嵘一味品诗，刘勰精于说理，任昉热心考原。文章学是南朝士人最热心的事业。《文章缘起》就是在南朝文章学兴盛的基础上写成的。任昉总结了汉代以来编纂别集和总集的经验，吸收了佛教与经学的缘起思想，归纳了当时常见的84种文体，并一一道出其本原。他将大部分文体都推源于汉代，与那些将文体源于六经或战国的论述相比，更符合南朝文章